

溧阳路 1156 弄 10 号的故事

◆ 刘丽北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丽北 刘火子之次女,1949 年出生于香港,1950 年底移居上海,在上海接受教育。1968 年赴江西插队,10 年后返回上海,曾任建设银行《上海投资》编辑部主任。1990 年起定居香港,现为《香港经济导报》社中国经济信息中心主任。撰写刊发大量评论、报道和散文、随笔等。

飘散出甜甜的好闻的香气。花园中间有几圈花圃,种着白紫双色的人面花,这种像蝴蝶的花朵,是妹妹丽朝的最爱,童年时的她步履蹒跚地走去赏花,一边还用稚嫩的声音嚷着:“蝴蝶呀!蝴蝶呀!”花园后面连接着一个小院,有一个葡萄架,葡萄永远是青涩的小果果,好似从来也没成熟过。架子下有口水井,夏天真的可以用井水浸冷西瓜,虽没有“三味书屋”那种情调,实也不远了。

来由

1156 弄是美国新闻处员工的居住地。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,美国新闻处从陪都重庆迁回上海。美国新闻处向政府提出安排员工住处的申请。抗战期间,舅舅金仲华和妈妈都是美国新闻处的正式员工,舅舅在译报部,妈妈在图片部。按理两个人可分到溧阳路 1156 弄两幢花园洋房。但妈妈还没结婚,主动提出不需要另外分房子了。所以,舅舅和孩子、外婆和我妈妈一起住在 10 号。金仲华住在假三层,假三层有一半地方是斜屋顶,人是站不直的,那是他的睡房和书房。西边的邻居

是后来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的钱辛稻,东边的邻居姓张。

日本战败,上海经商的日侨陆续撤走,住在 1156 弄的日本人也不例外。10 号房子分给我们家时,屋里日本人还在收拾行装,迟了半个月才走。满屋榻榻米,草席,两寸厚,滚着布边,很重,一方一方铺满整屋的地板。吃剩的大米和食油不带走了。大件的家具也带不走了——日本人橱柜里抽屉特别多。有一个柜子内大大小小十几个抽屉。七十多年了,不摇不晃,现在还在家里使用。我记事已是七八年后了。家里有一男一女身穿和服的两个人形玩偶,每个都有尺许高,放在四面透明玻璃的装饰盒里。爸爸说,那是很贵的日本手造玩偶。可我不喜欢这两个硬邦邦的玩偶,没玩多久就把它弄得身首异处,丢掉了。

离开

1947 年,妈妈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,那时这病几乎是不治之症,昂贵的盘尼西林让人濒临倾家荡产,上海的医生认为妈妈命不久矣。因《文萃》三烈士之一的陈子涛不幸被捕,作为好友的我父亲刘火子也被密令追杀,被迫逃往香港。父亲的姐夫——我的姑父杨邦服是香港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的著名西医,劝邀妈妈到香港治疗。经过他精心医治,一年之后妈妈的肺结核治愈了。1948 年 7 月,爸爸妈妈在香港六国酒店结婚,贵宾如云。金仲华那时还在上海,茅盾夫妇担任女方的家长。

1948 年秋天,上海白色恐怖越

来越严重,中共地下党获悉金仲华已经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,随时会遭到不测,暗杀?逮捕?不可预测的危险随时可能来临。因此,舅舅匆匆执拾了简单的行装,告别母亲和孩子,避难到了香港。不久,外婆和孩子全部离开上海,去香港与舅舅会合。1156 弄 10 号就交给家里的保姆——温岭人钟妈留守。钟妈在金家工作了 29 年,这是后话了。

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,舅舅随陈毅的华东野战军进城,接管上海《新闻报》,任社长。不过,他再也没有回 1156 弄 10 号住过了。金仲华的儿子立诚、女儿立勤,1949 年 5 月 4 日随着作家周而复带领的两百人大队伍,从香港搭乘货轮经过韩国釜山、济州,转道抵达天津港,到北京华北革命大学读书。那年立勤 14 岁。华北革大的前身是延安马列主义学院。毕业后,立诚到广西工作,立勤留在北京的中央文艺单位工作。1950 年底,妈妈带着两岁的我,从香港回到上海,住进 10 号二楼。

溧阳路 10 号二楼的布局是这样的:两间大房,前面一间是客厅,客厅再前面有小小的全封闭阳台。客厅后面的房间是爸爸妈妈的睡房。房间西边是长长的走廊,一头卫生间,另一头走下几级楼梯,连着厨房;厨房后面还有一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佣人房,这是保姆程妈带着我和妹妹三人的住房。向北有个不大的窗户,可望到楼下的后门,也可以望见弄堂。妹妹丽朝说,她还记得站在窗户前,我教她数数。她学用手指点路过的途人:一只人、两只人,

当姐姐的我纠正说:一个人,两个人,人不可以叫一只一只的……姐妹俩就这样渐渐长大。

1952 年,我姑父杨邦服听从香港地下党连贯的劝告,从香港到上海,曾经在 10 号三楼住过一两年。最深刻的印象是打针了。杨邦服打针自有一套办法,他先把针远距离地飞戳进屁股上,好像玩飞镖一样,然后再把针管套上针嘴戳进药水。在边上观看的表哥们大喊大叫,心惊肉跳;被打针的我,进针时却丝毫不觉得痛。除了杨邦服,我再也没见过其他人用这样的手法打针,或许,真要练好飞镖才能施针?

杨邦服当了上海市侨联副主席,又任职某医院副院长,他搬家走后,住进来摄影家陈雁如。他是马来亚华侨,抗战时期,向往延安,不远万里,投奔“鲁艺”,却没有读完就离开了。跟着金仲华很多年,做些助手的工作。他酷爱摄影,所以我家有许多照片,都是他正式或闲暇时随手拍下的作品。单身时,他会抱住妹妹丽朝在屋子里随音乐打圈跳舞。后来恋爱了、结婚了、生孩子了,生活方式大转弯。再往后听说他一直为自己努力争取离休待遇,毕竟去过延安鲁艺学习……虽然没有学完。一直在帮金仲华工作……可并不是领取共产党的工资。终于……没有终了。

溧阳路 1156 弄的故事非常琐碎,毕竟那是我 2 到 7 岁生活的地方,所有的记忆遥远又朦胧。金仲华的长子立诚从悉尼到香港,晚饭聊天,提到往事种种,有些来龙去脉是我刚知道的,立马记下。也许,这些故事只是亲戚朋友之间,饭后茶余的闲聊而已,一无所用。也许,会有一些历史事实与大时代背景呼应印证。你永远不知道,真实的故事何时会有何用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北宋著名的风俗名画,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,为我国国宝级珍贵文物。该画以长卷形式,生动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(今河南开封)及汴河两岸清明时节的风俗民情和繁荣景象,真实地反映了北宋城市经济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。

然而,就是这样一幅传世名画,其作者张择端却未留下多少历史足迹。他的身世、生平以及生活、创作等情况,史书记载很少。

不过,“史失”可“求诸野”。历史忘记了张择端,民间却没有忘记他。千百年来,张择端的许多故事,一直在他家乡广为流传。我曾借采风之机,从民间搜集到一些。虽是只鳞片爪,亦可供了解研究这幅传世名画参考。

皇帝赏识的平民画家

张择端出生在山东诸城(原称东武)城西的岔道口村。其父是个秀才。他自幼在本村的私塾读书,先生见他聪明异常,又老实厚道,很喜欢他,便给他起了个名叫“正道”,希望他为人做事永远走正道。幼小的择端果不负师长的期望,日夜苦读不辍,学业长进很快。读书之外,他尤其喜欢画画。平时见到的景物,他都喜欢画下来。这样长期坚持,越画越好,在当地已就小有名气。县里的王知县很爱才,听说张择端画艺出众,便建议他到京城汴梁游学,并给在京任工部侍郎的朋友写了封推荐信,让他对张择端多加照顾。

张择端带上王知县的推荐信,背起行装,便走上了赴京求学之路。经过二十多天的劳碌奔波,他终于到达京城汴梁,找到了王知县的好友孙郎中。他从孙郎中那里得知,当朝天子宋徽宗十分喜爱书画。为了收罗天下名书画,培养艺术人才,他

找回被历史遗忘的张择端

◆ 戴永夏

【作者简介】

戴永夏 山东平度人,1942 年生,1966 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(现山东师范大学)中文系。曾任《中学时代》杂志副主编;济南出版社文艺编辑室、教育编辑室主任;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编审。已出版《戴永夏散文选》《泉文化——济南》《凡俗雅韵》等著作。

在京城设立了一个翰林图画院,每三年招考一次,凡民间和官府的书画爱好者都可应试。考中者入画院后,一边继续深造,一边为朝廷画画。张择端到京正逢大考之年,经过孙郎中等人的推荐和严格考试,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翰林图画院,成为一名正式的宫廷画师。

在翰林图画院,张择端虚心向名师求教,刻苦钻研,在绘画艺术上大见长进,画出不少佳作,逐渐得到徽宗皇帝的赏识。当他花了四五年的时间,画出巨幅画卷《清明上河图》,并献给宋徽宗时,这位皇帝帝简直接被惊呆了!他对这幅画大加赞赏,爱不释手,不管在宫中还是出行,都把它带在身边,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番,将其视为“国宝”。从此,他对张择端也更加器重,经常招他入宫,或探讨画艺,或嘉奖赏赐。

一天,张择端向徽宗禀报,要回乡探望父母并完婚。徽宗听后便想,返乡孝亲成婚,此乃人之大伦,理当批准。但这样不但年年往返要花很多时间,他的画作也会流向民间,不如将他全家迁来京城居住。于是降

旨,派护卫跟张择端一同返乡,待完婚后,协助张择端将其父母、妻子、弟妹一起迁来京城居住。张择端很感谢徽宗的“龙恩”,高高兴兴地回到诸城老家,将全家迁到汴梁。从此,诸城再也找不到张择端的后人了。

“杏林”一画震汴梁

张择端从家乡来到汴梁,在考入翰林图画院前的那段时间里,一边遍访京城名师,一边实地练习绘画,经常一个人到郊外采风写生。有一次,他来到离京城三四十里的一处农村。此时正是麦黄时节,天气干热。正在他走得又累又乏、口干舌燥时,忽见前方不远处出现一片杏林,青枝绿叶间,金黄色的甜杏挂满枝头,十分诱人。他兴奋地向杏林走去,只见一头戴斗笠的老农正在林间锄草。他走上前跟老人寒暄了几句,便提出买点杏子解渴。老人二话没说,转身就用锄把打下半斗笠甜杏递给他,并说:“贵客来杏林吃杏,这是缘分,分文不取。”张择端见老人如此豪爽,不肯收钱,很受感动,便在石板上铺平宣纸,照着眼前的杏林景象,挥毫泼墨着色,认认真真地画了一幅《杏林图》。他将这幅画递给老农,动情地说:“晚生别无长技,无以为报,只能画幅画送给您留作纪念。万一遇到困难,还可拿到市场上去换个十两八两的银子,填补家用。”

张择端离开后,老人一直把这幅《杏林图》视为珍宝,好生收藏。不料转过年来,年景不好,庄稼歉收,老人和相依为命的儿子度日艰难,只得让儿子将这幅画拿到市场上

出售。老人的儿子也是个忠厚老实之人,他遵照老父的嘱咐,把画拿到城中,挂在一店铺外的墙上,开价只要十两银子。此时往来看画者多,识货者少,多数人嫌贵,看上两眼就走了。正在小伙子为卖不出画发愁时,忽然头顶上飞来一只雀儿,一边吱吱喳喳地欢叫着,一边朝着画中的杏林飞去,正撞向隔着画的硬墙上,扑棱一下翅膀便栽到了地上。周围看画的人见此景象,无不喝彩称奇。于是,《杏林图》引来鸟儿的佳话,很快传遍大街小巷,并轰动了整座京城。随之,这幅画也成了无价之宝。

诚实与虚假的较量

相传张择端在去汴梁游学之前,其画作就在家乡有了名气。特别是他的界画,更是技艺高超,远近闻名。只是他生性谦逊,不好张扬,很少出头露面。

一次,一个叫甄画师的人来到诸城县城,在西门外设下擂台,名曰寻师访友,实则宣扬自己,卖画赚钱。他在城墙上挂了两个布帘,自定规矩说:他与打擂人各将自己的一幅画挂于帘后,待观者满百人后揭帘亮画,由赞赏人数的多少决出胜负,并由观众中的年高德劭者主持公道。如打擂者胜过他,他便拜之为师;若失败,便要买他的画,而且不得讨价还价。

此时,张择端正借住在离县城很近的扶淇河西叔父家,潜心读书习画,对这种事不感兴趣。但他架不住朋友元相公的再三劝说,便跟着他一起来到西门外观看。元相公看

不起这位自吹自擂的画师,又深知张择端的绘画功夫,就主动把张择端推上擂台。张择端拗不过朋友的盛情,也受不了甄画师的再三挑逗,回家取了幅近作,挂到了墙上的帘后,跟甄画师打起了擂台。

等观众聚集了百多人后,甄画师便首先拉开布帘,亮出了画作《秋园》。只见画面上石榴红,柿子黄,红玛瑙似的枣儿挂满枝头,绿宝石般的葡萄垂垂累累,一派秋色让人心醉,观众不由得发出一片赞叹声。

接下来是张择端揭帘亮画。他亮出的画名为《明月几时有》,取自苏轼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的意境,画的是当地景物超然台。那宏伟的楼阁,典雅的房舍,蓊郁的树木,画得惟妙惟肖,让人如同身临其境。这画也同样赢得了一片喝彩。

新一轮下来,甄画师和张择端的画都得了满堂彩。第二次较量也均未决出胜负,甄画师颇不服气,决心在第三局中拿出看家的本领,战胜对手。最后的结果,还是不分胜负时,待观众走得差不多了,他忽然走到张择端面前,倒头便拜,十分沮丧地说道:“张先生,我服了,您确实比我技高一筹!从今以后,甄某甘拜下风,拜您为师!”张择端赶忙扶起她来,十分谦虚地说道:“不敢不敢!画师何必如此?您的画也别具风采,我张某岂敢以师自居?”甄画师见张择端如此真诚谦逊,便含泪吐出真情,他最后是添加了“小动作”的……

